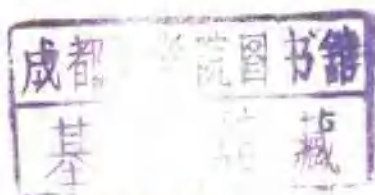


469146

35(3)
62872;9

结帮·篡党·灭亡

——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杂文集



497

35(3)
62872;9

四川人民出版社

结帮·篡党·灭亡

——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杂文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德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25 字数70千
1977年1月第一版 197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3118·112 定价：0.18元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写在除“四害”的日子里

- 上海拖拉机附件厂 曹晓波 (1)
- “画皮”故伎新用..... 宇 胜 (3)
- 评“四人帮”的吓人战术..... 张向华 (6)
- 超级恶狼的本相..... 光 玉 (9)
- 高调与现实..... 北京市仪表工业局 刘宗明 (12)
- 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和“四人帮”的文明棍
..... 上海第三机床厂 丁鸿元 (15)
- 揭去“四人帮”鬼脸上的金纸..... 晓 荣 (18)
- “四人帮”与座山雕..... 李 愚 (21)
- 从反经验主义到打“上国”..... 辛 工 (24)
- 大反经验主义的险恶用心..... 安 红 (26)
- 斥“为他人作嫁衣裳”
..... 上海新南钢铁厂工人批判组 (28)
- 舞台耍刀与战场刺枪..... 孟 石 (31)
- 毁我长城必自毁..... 宗 参 管立炬 (33)
- 砸烂“四人帮”的“福寿玉”
..... 解放军某部 柏 召 (36)
- “白卷”与“教唆犯”..... 蔡 生 (38)
- 孔老二“愚民术”的翻版..... 复旦大学 丁荣生 (41)
- “四人帮”拣“石头”打向何方?..... 曾 文 (43)
- 群众的“火眼金睛”..... 李明天 (47)

狂得凶 垮得快.....林凤生 (50)

戈培尔的门徒.....文庆 (53)

“吹牛术”的破产.....袁良 (56)

叫嚷“无权”意在夺权.....岳维才 (59)

结帮·篡党·灭亡.....金葵 (62)

斥野心家的《有感》.....三九七四五部队 章耀海 (65)

龙华有限识真伪.....郭英 (68)

野心家的唯我主义.....童干 (71)

篡党夺权野心的自供状

——评江青在照片上所配的一首黑诗

.....《中国摄影》编辑部批判组 (74)

“过河卒”和落水狗

.....解放军某部 谢英雷 刘廷礼 (78)

两个“过河卒” 一对黑心肝.....燕霄 (80)

江青论“史”与韩复榘老子点“戏”.....杨际平 (83)

江青休想欺世盗名.....解放军驻津某部 张建彬 (86)

野心·虚伪·谎话.....钟屏 (88)

破灭了，江青的女皇梦.....天津警备区某团六连 (91)

我们要永远高歌《东方红》

.....昔阳县大寨公社武家坪大队民兵连 (94)

从姚文元找《劝进表》 看“四人帮”的狼子野心

.....陆磊 (97)

写在除“四害”的日子里

上海拖拉机附件厂 曹晓波

对于“四害”，人们历来深恶痛绝。鲁迅在《夏三虫》一文中说过：跳蚤吮血，苍蝇拉屎，都属可恶之列。他尤其讨厌那些“嗡嗡叫”的蚊子，在“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似乎在讲一通“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很明显，鲁迅怒斥的“三虫”，并非指自然界的跳蚤、苍蝇、蚊子，而是借以揭露和抨击革命阵营内的“四害”。当年，周扬等四条汉子明明要把中国这块肥肉献给洋主子们蹂躏受用，却偏偏编造出一个印上“革命标记”的“国防文学”来大吹大擂。此种蚊子之逻辑，不是比梁实秋、张资平之流的跳蚤吸血法更为卑劣可恶吗？

重温鲁迅对“四害”的鞭挞，联想到几十年来除“四害”斗争在不断地持续和深入。解放以来，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大扫除，清除了一批又一批害人虫。今天，全国人民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挖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个作恶多端的反革命集团，为民除害，为国锄奸。“打烂四人帮！”这是党心、军心、人心所向，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迫切愿望。

把王张江姚比作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四害”，是十分形象而确切的。请看，他们结党营私，物以类聚，不是和

追腐逐臭的苍蝇同属一类吗？！他们大搞分裂，陷害好人，装出一副“马列主义理论家”的腔调来吓人，不是和一边吸人血，一边还要发人血应当吸的大议论的蚊子同出一辙吗？他们贪污腐化，吃喝玩乐，大肆挥霍人民的血汗和财产，不是和喂胖了肚皮的臭虫十分相似吗？他们阳奉阴违，暗中搞鬼，同夜间出洞，鬼鬼祟祟的老鼠不是很有些一样吗？自然，他们又远远比自然界的害虫狡猾得多，阴险得多，也卑劣得多。若论起对人类的危害，那可是苍蝇、蚊子、臭虫、老鼠之类望尘莫及的呀！

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到老投降派张春桥的一篇黑文《“四无”户答客问》。他在文中说：“叫我们‘四无’户，这也不假，现在也确实查不到四害了。”这个整天忙于搞反党勾当的大野心家，怎么也有兴趣关心起爱国卫生来了，岂非咄咄怪事！当然，张春桥大谈“四无”，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目的为了抹杀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自然界的“四害”没有绝种，一有气候，它们就会繁殖孳生；同样，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除四害”政治运动也要经常搞。让我们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毛主席“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伟大誓言努力战斗！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光明日报》）

“画皮”故伎新用

宇 胜

标榜“左派”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王张江姚“四人帮”，肚子里装着五花八门的江湖骗术，其中之一，名曰“画皮”术，货色奇异，颇引人注目。

“画皮”，本是蒲松龄笔下的故事。说是有只狰狞恶鬼，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绘之，搨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逆化为漂亮的姑娘，招摇过市，诈骗作恶，裂人肚皮，掏人心肝。然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画皮”骗术，却别具新意，另有妙用。

看吧！在“四人帮”的“画皮”下，出现了不少“奇迹”

明明是丧心病狂地迫害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大反敬爱的周总理，狗胆包天地篡改、歪曲毛主席的指示，伪造所谓“临终嘱咐”的阴谋家、野心家，却变成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毛主席的“学生”、“战友”。

明明是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世惑众，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却变成了所谓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明明是两面三刀，口蜜腹剑，野心勃勃，到处插手，煽风点火，私立秘密联络点，私整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却变成了所谓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明明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养尊处优，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打鸟钓鱼，寻欢作乐，揩国家的油，吸人民的血，却变成了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英雄。

够了！“四人帮”的“画皮”里到底藏的什么货色，至此一清二楚了。正如鲁迅指出的：“他们这些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何以如此，因为吃人肉，吸人血，究竟大逆不道，公开不得，非加上一张“画皮”不可。而今，岂但遮掩，简直挂上“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招牌，其姿色，几乎普天之下，谁都比不上他们“艳丽”了。王张江姚的“画皮”术之精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正人君子”们不遗余力地玩弄“画皮”术，借以骗人，吓唬人，压人，以便顺顺当当地登上“奴隶总管”的宝座。鲁迅在批判“四条汉子”时说：他们“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业绩”。“四人帮”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是一伙工人阶级的败类、“老极降派、政治流氓、反动文痞，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手中无真理，周围又没群众，要搞反革命，就只能乞求于“画皮”术之类的故伎了。这是他们极端虚弱的反动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一切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是行将灭亡的腐朽势力，没有力量与我们公开较量，只好借助于“画皮”术之类的拙劣手法，“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可见，“四人帮”手段之毒辣，骗术之高超，伪装之巧妙，连蒲松龄笔下那个披“画皮”的狰狞恶鬼，也会自叹不如，甘拜下风了吧！

骗子有术，但迟早要破产；“画皮”再艳丽，也总会被戳穿。纵观历史，玩弄“画皮”故伎的骗子，可谓多矣，但

最后都妖形毕露，没有好下场。人民公敌蒋介石，曾披着孙中山忠实“信徒”的画皮，“定罪、杀人”，威风了一阵子。但是人民一起来，画皮一剥掉，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那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林彪，想包着“画皮”，爬上苏修“儿皇帝”的宝座，结果是阴谋败露，仓皇出逃，折戟坠地，葬身沙漠，成了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王张江姚“四人帮”玩弄“画皮”骗术，用心固然良苦，手法可谓巧妙，但到头来终究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落得个“群魔嘴脸毕现”，彻底覆灭，遗臭万年。这是一切玩弄“画皮”术的野心家的必然下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

评“四人帮”的吓人战术

张向华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有一种看家本领，这就是反革命的吓人战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1）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鲁迅的这一段话，用来刻划“四人帮”这一伙政治恶棍的丑恶嘴脸是再恰当不过了。

“四人帮”是怎样施展反革命吓人战术的呢？

在政治上，他们以“左派”的面孔吓人。在“四人帮”看来，八亿人民、三十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之中，唯有他们这一伙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四人帮”明明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挑动武斗的罪魁，却偏偏冒充“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明明是扼杀革命文艺的剑子手，却偏偏要冒充为“文艺革命的旗手”。他们拿着这些自封的招牌吓人，谁要敢对他们这些“功臣”、“旗手”不俯首贴耳，谁要敢对他们的所谓“指示”持半点异议，“反革命”、“修正主义”之类的帽子马上就飞到你的头上。轻则一顿棍棒，重则置之死地。他们就是采用这样的高压政策和吓人战术，对革命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然而，红帽子藏不住黑心肝。今天，人民已挥起铁拳，砸烂了他们的假招牌，把他们的本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组织上，他们以党的化身吓人。“精生白骨”江青就

赤裸裸地说：“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他们就这样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排斥打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他们横行霸道，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拉帮结派，分裂革命队伍。然而他们不得人心，他们的圈子也越来越小，直到彻底覆灭！这难道不是一切阴谋家、野心家应得的下场么！

在思想上、理论上，他们兜售的是修正主义，却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吓人。这种吓人战术，表现在他们的文章演说里，就是八股泛滥，帽子成堆，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几年来，“四人帮”或赤膊上阵，或指使别人在他们控制的舆论阵地上，连篇累牍地抛售党八股，鼓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贩卖修正主义黑货。这些东西“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又长又臭，玄而又玄。他们把生气勃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僵死呆板的教条。这些文章篡改历史，歪曲现实，招摇撞骗，含沙射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判这个为“修正主义”、“复辟倒退”，说那个是“唯生产力论”、“智育第一”，真是帽子满天飞，棍子到处舞。他们妄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以便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四人帮”为什么要吓人？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这篇战斗檄文中指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毛主席的话是针对当时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王明之流说的，然而，它不也是对“四人帮”吓人战术的最好批判么？毛主席还说：“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

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

“四人帮”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一伙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革命政治小丑，他们同人民群众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他们手中无真理，周围没群众，只凭吓人战术施威。然而，吓人战术也决掩饰不住他们这一伙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本来面目。

手段的卑鄙证明目的的卑鄙。“四人帮”的吓人手段，是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卑鄙政治目的服务的。他们妄图以此为护身法宝，吓住革命人民，也以此作为进攻的武器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到头来只落得个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可耻下场！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超级恶狼的本相

光 玉

狼是以凶残著名。深山老林里的恶狼，呲牙咧嘴地扑将过来，手无寸铁的过路生客即刻丧生。但在阶级社会中，却有比恶狼更凶残的傢伙。王、张、江、姚“四人帮”，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还摇唇鼓舌地编造出许多美妙动听的“理由”，叫你有力难辩，诉冤无门，甚至象鲁迅所指出的那样：“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四人帮”惯会开设“帽子工厂”，如果回敬他们一顶，冠之以“超级恶狼”，那倒是十分贴切，恰如其分的。

谓予不信，请看表现：

戴“红帽”，借以唬人。“四人帮”为了掩盖自己的狼心狗肺烂东西，一直头戴红帽，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马列主义者，又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还有什么“学生”和“战友”。一顶顶桂冠，五光十色；一幅幅假面，道貌岸然。你对他们还敢有什么怀疑，有什么反对吗？怀疑他们就是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乖乖，谁受得了！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就叫人看出了破绽。他们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他们猖狂反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陷害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推翻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红帽

子”下面，不是赫然露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吗？

唱高调，以假乱真。这批恶狼把革命的高调唱得响彻云霄，比谁都高。然而，调子高到极点，不但声嘶力竭，嗓子吊不上去，而且调门也完全走了样。列宁指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17页）

“四人帮”正是用过火、夸大的高调，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修正主义的正点”，什么“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细听他们的高调，就能发现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音符。“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群恶狼弹唱的完全是修正主义黑调！

舞大棍，置人死地。更是这伙恶狼吃人的又一招。一部《创业》影片，被他们扣上罪名达十条之多，还要查所谓“黑后台”，揪所谓“黑手”。在他们“大棍”的挥舞下，有多少无产阶级文艺作品被摧残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又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又是“揪军内一小撮”，又是“三箭齐发”，还要“层层揪”所谓“邓小平的代理人”，干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棍”一阵阵地挥舞，妄图把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置之死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江山变成他们的“帮天下”。“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是《红楼梦》中孙绍祖的写照，“四人帮”这伙恶狼的凶残恶毒，比孙绍祖有过之而无不及。

豺狼当道，为非作歹，我们的国家怎能安宁，我们的人民怎能安宁。但是，就在这伙超级恶狼露出獠牙，举起利爪，妄图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一口吞掉之际，以华国锋主席为

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打烂“四人帮”，将这伙起
级恶狼的狰狞面目公诸于世。“四人帮”头上戴的“红帽”，
口里唱的高调，手中拿的大棍，都无法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
反而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他们的本相，把他们这帮豺狼一举
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解放日报》）

高调与现实

北京市仪表工业局 刘宗明

“四人帮”明明是丑类，偏要充圣贤，只好靠乔装打扮骗人。他们骗人的重要一招便是：唱高调。

去年，“四人帮”狗头军师张春桥和政治文痞姚文元，打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号，粉墨登场，分别炮制长文。除掉大量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之外，便全是“G调”的“高腔”。什么“资产风”啊，“捞一把”呀，“暴发户”哇，什么“打土围子”呀，“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呀！——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如果从这些官冕堂皇的革命字眼看上去，人们可以认为，“四人帮”真的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典范”，与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的“英雄”了！

且怪！恩格斯说得好：“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四人帮”嘴上把高调唱得山响，实际上干了些什么呢？这里略举几例，便可看得十分明白。

先举“张小姐结婚”。张春桥的女儿结婚，筵席之盛，纳礼之多，简直可以与美国的财阀老板相比美。请客五十桌；收礼仅电视机一项，就有西德进口的两部，国产的七、八部，可以开一个电视公司。